



点灯的人

■胡云学

7岁那年，我上小学的第一天，母亲把她亲手缝制的书包挂在我的肩上，摸着我的头说：“么，要好好读书，将来像你三叔一样吃国家粮。”母亲说的三叔就是胡世国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在我们望谟县边远的那个寨子里，20多户胡姓人家，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。他是头一个靠读书端上“铁饭碗”的。

后来，在他的影响下，寨子里先后有20多个吃国家粮的人，这在当时的打易镇，这样的村寨屈指可数。

一个山窝窝里的小寨子，一下子走出20多个吃国家粮的人，这在当时的打易镇，这样的村寨屈指可数。

1981年9月，父亲送我去打易镇中学上初中。那是我头一回出远门，父子俩背挑行李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才到达学校。

父亲领我到三叔家里，拉着他的手说：“世国，这个娃儿就交给你了，往后你多费心，帮照看看。”三叔看了我一

眼，说：“大哥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当自己的孩子看待的。”

从那天起，我便在他身边读书。他待我真的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，那份亲，不是嘴上说说的。

那时候我家穷，每年吃的苞谷米几乎都是青黄不接，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，就连每月上交食堂的口粮都要到两个嬢嬢家要。堂叔总是时不时叫我到他家吃饭，大米饭，好菜，在那个年代能吃上这些，简直是一种奢侈的幸福。

每次吃完饭，他看着我吃饱的样子，眼神里充满笑意地拍拍我的肩膀说，“好好读书。”

除了物质上的照顾，他给予更多是精神上的鼓励。他时常跟我讲他的人生经历，他的经历就像一部史书，每一页都写着苦难与不屈。

他说，人这一辈子，吃苦是福，学会吃苦，不放弃，将来才有甜的日子。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，一个农村孩子想要改变命运，唯有努力读书。

三叔胡世国，1953年腊月出生在我们那个边远的农村。他的父亲母亲，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。9岁的他才开始在长田公社小学读一年级，而且是第二个学期。第一个学期为什么没读？因为家里穷，交不起报名费。9岁才上学，一开始就落后了半个学期，可这还不是他最难的。

1964年9月，他转入大坪生产大队学校，文家店小学读二年级。那几年，学校没有规范的教学，家里也买不起课本，混到小学毕业，几乎没认识几个字。1967年9月，他到打易镇毛坪中学读初中。一个农村孩子能读到初中，在当时已经很厉害了。为了这“不简单”，他吃了多少苦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有一件事，他跟我讲过很多次，每一次讲，他都低下头，沉默很久。

那是冬月间，外面下着鹅毛大雪，三叔一家人围坐在火坑边烤火。他怯生生地跟父亲开口：“爹，给我两分钱，买个本子。”他父亲沉默了很久，说：“么，我一分钱都没有呀。”他的大嫂在旁边帮腔：“爹，有就给他吧。”一家人都以为他父亲是舍不得给。他父亲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不舍得，把经常包钱的手帕从口袋里掏出来，拿在手心，一层一层地打开，手帕里面，一分钱也没有。一屋子的人，都跟着流泪了。

两分钱，就是一个本子的钱。可就是这两分钱，一家人都拿不出来。

后来，他干脆自食其力，约上寨子里一起读初中的两个堂兄弟，赶场天去割马草，卖给供销社赶马的人，一分钱一斤。如果运气好，马草卖了，就能得几角钱零用；如果赶场那天赶马的人没来，割好的马草只能扔在河沟里，白累一场。

初中毕业了，没有地方可以继续读

书，只能回家务农。

1970年11月，上面来了招工公告，招人去挖铁路。三叔报了名，被录用了，分到兴义民兵师三团十二连。连长看他是初中毕业生，就安排他当副班长。干了一个月，连部觉得他是少有的“文化人”，又把他调到连部做文书，写写抄抄。可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——那个年代根本没正规读过几天书，他的水平连现在的小学生都不如。让他当文书，那是赶鸭子上架。

他说，那是逼上梁山，硬着头皮也要上。他花了几角钱买了一本《新华字典》，边写边学。得一张报纸如获至宝，反反复复地读，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。一个字一个字地啃，一篇一篇地练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后居然能写简单的通讯文稿了。

1972年5月，铁路修完了，他又回到家乡务农。同年7月，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。望谟县委安置办打电话到长田公社，让公社通知他去安置办报到填表，计划安排他到宣传科工作，让他回家等消息。他等啊等，左等右等，空欢喜一场。

一直到1974年11月，那时候望谟县老师紧缺，初小学生都可以择优推荐到望谟师范读一年中师，称为“连师”，填补乡村教师缺口。他有幸被推荐到望谟师范读连师班。

1975年10月，连师毕业，按理应该去当老师，可中途又有变化，直到1976年9月，才分到坎边中学当教师，教语文。每月20多块钱的工资，对农村出身的他来说，已经很满足了。1979年3月，他被调到打易中学，管理学生食堂。后来，他先后担任总务主任、会计、政治教师、班主任等职务。

会是什么样子？大概跟寨子里那些没走出去的人一样，还在那片土地上弯腰吧。一个寨子，只要有一个人先走出去，就像黑夜里点了一盏灯。灯亮了，后面的人就都能看见路了。

三叔胡世国，就是点灯的那个人。

（作者单位：望谟民族中学）



《武松打虎》

■都匀一幼 肖苑祺 指导老师：向峻珉

蔬菜儿歌七首

■副海锋

茄子

茄子形，有两样，既有圆的又有长。衣服颜色有三种，白色红色紫衣裳。摘下一千切开望，果肉白白海绵状。

丝瓜

丝瓜藤条细又长，弯弯绕绕爬架上。头戴黄花一朵朵，花落结果叶下藏。小时摘下煮个汤，味道美极了鲜香。长大摘下取瓜络，洗碗刷锅亮堂堂。

螺丝椒

螺丝椒，像螺旋，条条皱纹长满脸。风儿轻轻吹，螺丝就旋转。

灯笼椒

灯笼椒，形扁圆，就像灯笼挂满园。辣味淡，有点甜，怕辣娃娃可尝点。

珍珠椒

珍珠椒，缘圆球，小巧玲珑挂枝头。穿上红衣惹人爱，吃到嘴里眼泪流。

二荆条椒

二荆条，细又长，细长如线往下长。尖端微微弯曲状，像牛角，像羊角，倒着挂在枝头上。

小米椒

小米椒，长满园，头顶圆锥指向天。小朋友，不认得，以为果很香甜。拿起一个塞嘴里，辣得哇哇哭一天。

（作者单位：长顺县教育局）

我家的“小猪”

■贵阳市第二实验小学四（4）班 闵雁翎

我家不养猪，却有一只人见人爱的“小猪”，那就是我7岁的弟弟。他身体胖嘟嘟的，脸蛋圆圆的，眼睫毛长长的，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滴溜溜地转。圆鼓鼓的小肚子像揣了个小皮球，憨态可掬，惹人喜爱。

弟弟是个小吃货，最喜欢吃干脆面。有一次，爸爸买回一包干脆面，嘱咐我们做完功课再吃。我乖乖遵守约定，安静坐在一旁看书，可嘴馋的弟弟早已悄悄打起了小心思。

不一会儿，屋里传来“咔嚓咔嚓”声。我悄悄走近一看，只见弟弟正躲在桌旁，用书遮挡住脸，偷偷吃着干脆

面。他低头小口嚼着，嘴角鼻尖沾满面渣，腮帮子一鼓一鼓的，真是俏皮又可爱。

我轻轻咳嗽一声，弟弟瞬间愣住了，慌张地转头看向我。他嘴里塞得满满的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，还撒谎说自己在吃面条。被我识破后，他羞得满脸通红，乖乖把剩下的干脆面分给了我。

弟弟天真、可爱又贴心，陪我度过了七年的时光。这只可爱的“小猪”弟弟，是温暖我整个童年的一束阳光。

指导老师：邹雁鸿

美，不被定义

■北京师范大学贵阳附属中学八年级 姚俊呈

生活中的美从不被定义，穿行于城市的街巷中，有高楼林立的现代之美，有招牌精美的人文之美，有街道旁绿化带的自然之美，这些被定义的美，是真正的吗？

诚然，在商业与流量的驱动下，当今社会的美，是多局限于符合大众审美的容貌、身材、长相，这其实就是狭义上的美，它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向往和追求，似乎还仿佛是自信的底气，被世俗审美标准牢牢束缚。

然而，这种狭义上的、被定义的美，该是多么狭隘的认识啊！回望过去，美的形态是多元丰富的。它是藏匿于锦绣山河中的壮丽，如黄果树瀑布那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观；美是蕴含于历史文物中的底蕴，如莫高窟中那铭文所刻的雄伟大气的“中国”二字，是伟大的成就，也是平凡中的奉献。我们应该跳出大众眼里定义美的框架，重新寻找这框架外蕴含美的大千世界。

美是自由的。在音乐的海洋中，有人沉醉于《高山流水》中的淡雅，有人陶醉于《月光》下的温柔，有人沉浸在《天鹅曲》那起伏婉转的节奏。在艺术

画作的世界中，莫奈眼前《日出·印象》阳光下的印象之美，是毕加索在几何图形中描绘的印象之美，是马蒂斯笔下小动物们变得凶猛无比的野兽之美，甚至是来自母亲的关怀、父亲的教训，皆是来自各个不同层面的不被定义的美。费孝通先生倡导“各美其美，和而不同，美美与共”，正是对审美观各不相同最贴切的领悟。

而真正撼动人心的美，往往源自精神世界、灵魂深处的美。“排雷英雄”杜富国，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身后的战友，保护了身后的人民，捍卫了祖国的广袤大地。他虽然因排雷而失去双手，但在我心中，他就是最美、最帅的战士军人。这份无私担当的精神之美，撼动人心，超越了任何刻板的审美标准和一切肤浅的容貌之美。

美，不应被定义，亦无法被定义。正如罗丹所言：“生活中从不缺少美，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。”在当今社会，应打破对美的刻板印象，用不同的角度重新观望这五彩的世界。用心读懂：万象千姿，皆是美好。

指导老师：白芷

此選巫儻觀則陰無吞庭	已以其賢增乃人郡子慶
此客喚矣也否氣際長一	陵記上今其趣和趙京春
覽瞻幸然筋陽象涯江湖	勝之屬人舊齊百明論四
物人極財人樓驚朝浩漸	狀子予詩制否嚴牢守牢
之多滿北之之千鍾湯遠	在觀佳賊則陽具政已春
情會通述述大此夕橫山	洞夫文於書樓興通陵勝
長刃錦萬上景者蕭	憂則猿摧林曜浪開徑鳴
許丙煙蘭鱗頃下明矣然	讓有啼薄不山排陰雨無
梓午一鬱遊沙天波至崑	畏去登墓行灝空風龍鼎
喧仲空青疎鷗光瀾答極	駭國斯冥橋潛四楚連手
 春皓而岸翔一不春而	滿懷樓席傾形星輝月若
 月或茫集碧驚和悲	目鄉也嘯楫商隱濁不夫

节选岳阳楼记

■金沙县沙土镇初级中学七（2）班 许梓喧
指导老师：喻盛波